

豫齋集卷二

文三十五首

管仲非仁解

或問于萬子曰令尹子文陳文子孔子無許其仁者子
路冉有公西華則曰不知其仁若是乎仁之難也桓公
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能死又相之子曰桓公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桓
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于溝瀆而
莫之知也然則管仲其仁矣乎萬子曰其不然乎其不
然乎死生大事也忠義大節也孔子大聖人也一言之

豫齋集

卷二

一

出天下後世取則焉焉有每生事仇之人而可爲仁者
乎此坐解之者之誤耳春秋間管仲之功盛矣吾意當
時必有援留身有爲之說爲仲原者故夫子曰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然不曰管仲之仁而曰管仲
之力不得爲仁也曰如其仁如其仁蓋不欲斥言之使
人自得之耳九合一匡之功非不巨也民到于今受其
賜非不震耀一時也然名節敗壞齊相之尊貴不如匹
夫匹婦之卑賤也扶中國垂後世之勛名不如徇小信
之節而湮沒不彰也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
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夫子蓋深惜之也或曰管仲傅糾
非糾臣也可不死從亡在外夫固委質事之矣庸非臣

乎卽曰傅耳先君命之矣死君之子墮君之命曾不引
愧焉一旦棄仇事之先君有知何以下報于地下仁者
固如是不乎或謂春秋之義君不葬不書卽位子糾不卽
位非君仲可不死春秋之義責人君耳非謂人臣可不
以君視之也充是說也不幾曠人臣以無君之漸乎然
則爲仲者如何而可曰仲力能仇則仇之否則終身不
任逃之海外雖無解于徇君之難庶尙無失節焉耳

豫齋集

卷二

二

費宮人刺賊贊

迅雷虺虺乃赦狂賊天討用張假手宮妾殺人如麻有
醜者虎貞姬視之曾不若鼠九廟之靈四海之心合爲
憤烈血此劍鐔

豫齋集

卷二

三

山陰萬氏女庭珠墓碣

粵以柔兆執徐之歲太簇旅月苗民逆命橫噬以狂惟
風惟鶴震驚于疆我乃卜華之陽涓之涘此其吉謀盡
室以遷金竹之原參震而伍離曰新橋余三妹實權葬
于茲不數武六弟庭琦耐焉將行乃走哭于其墓曰嗚
呼我生不辰邁亂披猖苗弗用靈暴于夜郎我居靡定
轉徙四方慘慘寒食孰奠一觴隻雞斗酒來訣于墓泣
涕漣洏忍弗能去反葬視力何月何日叢冢纍纍或生
荆棘他日來過迷將不識爰立石表于墓曰女弟諱庭
珠字採芝生而婉孌幼而柔順長而淑慎組織烹飪靡
所不習弱不勝衣能勉操作雞鳴而起罔懈于厥躬晉

豫齋集

卷二

四

接同室顏色無忤下逮媪嫗媵婢可謂曰賢又穎慧警
敏能時親志而承之視彼女兄不以母异左右其間母
心用慰聖善彌彰媵氏來嬀導之姑性迺諧迺順故能
合一室之歡心以事 二人令德孔昭宜壽而臧不悟
斯人乃擢以折成豐三年十有一月鼻流衄吐血塊如
雞子狀三晝夜遂絕越朔且五日矣年十有七父哭之
慟謚之曰孝婉諒哉我徂入秦憑弔隴樹九原不作淚
殷于土魂若有知當隨兄行邱塋旁列長與弟鄰松耶
栢耶萋萋者草耶隆隆者墓耶誰與碣者兄庭琬也

感居賦

咸豐六年正月晦處士趙君耦村卒而萬子入秦所託君故棲也撫庭宇以徘徊感形神之遂渺相代而居髣髴或遇慨然于中作爲是賦其辭曰

羌避地于長安兮步城南而卜居從鄰人咨以詢兮得先生之所廬闢重戶而驚巖走兮階被草而不降既卻掃得我所兮安容膝以舒舒庭柯聞其駮室兮歷數主而自如慨先生之不得見兮撫軒楹余腳踏志千載不可滅兮生曾不能以百年彼黃楊厄而存兮胡人壽而奪于天

君賦黃楊詞一闕乃絕筆也

駕蛟螭驂鸞凰兮躡白石之飛

仙

君雅慕姜白石常輯其叢稿

委蛻棄其不顧兮夫何有于數椽漢

豫齋集

卷二

五

武之慕長卿兮奏凌雲而慨然余之來既已晚兮乃尙友于陳編嗟宋玉之故宅兮杜老亦云其拳拳魂魄其樂居此兮逝來遊忽以翩子有庭他人保兮固詩人之所悲前與後代以遷兮豈余所得而私悟造物之同敝兮生則客而死則歸天地悠悠積以成古兮曷不同泯于無知固將任萬物之推移兮余鬱抑其奚爲

從兄少甫先生畫像贊

先生

諱

庭棟後更名方熙字少甫季父春甫公之元子

先叔母薛宜人出也厥初挺生乃赫厥靈神持鬼護挾兩驅風迅霆飛空奇嬰墜地時道光六年二月七日也

先王母吳恭人謂他日必貴鍾愛之出就外傳岐

嶷嶷异不伍常童時季父客于燕迎養先王父

先生隨焉京師繁華甲于天下舞榭歌樓連雲相接香

車寶馬闐溢衢路盛年子弟豪俠相雄先生足不涉戶

與塵世隔絕穿經穴史稜心若蠹先王父以其苦

讀強之觀劇坐忘笙歌遊神細素以手書空旁觀錯愕

嗣亦不之強也十六歲寄大興籍試補博士弟子員衰

豫齋集

卷二

六

然列首其明年秋試有授以通榜法者先生怫然曰吾
詭而榮乎將正而窮乎欲不試或規之曰試耳不用奚
損乃試亦不售處之怡然也先生窮年探索厯晝夜不
倦橫膝抵榻痕陷逾寸苦思刳心血嘔數斗至道光甲
辰病甚初季父常祈嗣于真武殿家人未之知也至
是目將瞑忽顧語叔母曰父憶祈子事乎真武以降
者降卽兒也今去矣母悲嗚呼其來有自子瞻實云降
神之言詩人豈誕疏時在黔得六月十四日凶問爲位
而哭越十有一年而拜先生之遺像曩回故里惟兄是
依下塾攜行抱書隨步髻年回首容狀宛然敬展畫圖
潸焉雪涕作爲斯記系之以詩曰震雷虩虩一索惟男

呱呱斯泣實詩實覃弱屏遊弄長肆鑽研奉 祖就
養乃遊于燕京師繁富視若無有千古羅胷一編在手
青青者矜實惟茂才母詭而遇厥德不回生有自來英
靈弗朽歸于其所在帝左右仰瞻畫像霜肅玉溫再拜
綴詞昭示後昆

豫齋集

卷二

七

九日登甯羌州東山觀記

秦自寶雞之益門羣山起伏蟠折奔放直達于蜀歷劍門以南而山勢乃漸夷甯羌爲州實秦蜀之項一城斗大塞其咽西南北少遠山其東踰玉帶河一山岸然蹠起俯于城若人窺伺欲爲城害者以其踞州之東號曰東山所謂東山觀者翼然冠其上余隨季父春孚公任嘗於解之亭眺之欲一陟其巔而未暇也咸豐己未李君星岳來代旣數月穀登民樂蜀警遠邊風雨不興秋聿云暮李君謂僚友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此亦東山也余欲置酒高會作重九諸君能從我一小甯羌乎僉曰可哉乃整鞍馬攜肴挈釀循山麓而登焉道人迂

豫齋集

卷二

八

導豁戶闢軒乾坤納昔山川在掌棧路自蜀來蜿蜒如修蛇以州爲趨城中炊烟雜起人聲喧囂隨風上耳民家鱗錯可指而數少焉大風鼓盪雲陰迴合萬山疑動南望巴蜀烽燧方驚慨然遠念酒酣進道人而訪之道人爲余言嘉慶間教匪齊王氏蹂秦蜀曾登此以瞰城州大夫鄭公晝取婦女雄服雜立陴戶日數爨升烟宵則多列炬賊疑詰或給以城伏兵萬計者賊惴乃遁去余顧李君曰嘻有是哉余向固疑州患茲山之逼也今幸桴鼓晏然得及暇把酒脫有變賊得之則禍城兵據而有焉城則仰援顧其事志乘闕不載士大夫困簿書履訪或不及又孰知此山之與城相關若是也雖然苟

能力捷陽平過嘉陵之上游更以一軍捷廣元之七盤關則門戶重固卽強寇不得至城下第患生無方橫軼或出吾脅背非防所及不得已嬰城以守此山將兵法所必爭者乎然則是遊也所得甚鉅囊萸簪菊侈賓從之樂皆可不道有官守者遊亦或可廢乎哉李君曰然是不可無記後之談城守者其將取證于斯文時咸豐九年歲在己未同遊者詹院長東瀛魏廣文學暮陳學博漸逵王千戎國定毛州同賓石馬少刺鋌幕中成都吳君錫朋商城張君國俊太湖李君世垣豐城張君桂森及刺史與琬凡十二人

儒人黃氏墓誌銘

長沙黃公之三女咸豐四年八月歸余季庭瑀生于黔
遷于秦十年十有二月八日病以卒曜質人間凡九千
四十有一日生受庇于姑歿係思于夫雖無杖桐之子
有女曰安攀靈輦以號呼日月有時歸于其室厥夫庭
瑀買南山之石請爲誌且銘曰
此惟氏族生死迹山摧泉枯石不泐

謙齋集

卷二

十

女弟淑真墓誌銘

從女弟淑真 季父春孚公孟女也生于京師已而
叔母薛宜人卒乃從 先王父歸于越髫髻自好童
戲弗親長益婉順蘭形玉質善事繼母稱之曰孝 叔
官于秦而子從焉許嫁同里顧丈之子壽楨李梅其七
瘞發于足采采芣苢而邁斯虐其明年咸豐九年夏四
月二十九日奄隨幻化其生也二十有一年耳嗚呼余
非昆弟之鮮也而子之悲余弗能忍也曩子好讀從余
問詩而曰詩首國風類出女子奚在于今而不古若顧
氏多才子惟好述孰云愆期終天于室嗚呼殯于城南
冀首邱焉惟祖惟母惟子是依奈何弗獲南土淪陷懸
櫬非禮盍謀而藏鴉寨之原實子佳宅有姊有嫫魂兮
不孤 季父曰子爲我銘焉遂銘銘曰
吁是三尺之封而子以藏也而父母子思而兄弟子悲
而奚其悲

報顧祖香書

辱手書斐斐亶亶談不覲異良慰良慰錄示紹述文蹇
澀艱深解無從索佐以奇字光怪凌紙讀與會俱乃不
可卒愈報商書殆無逾此乃卷乃藏好之者實拾遺之
感君何殷拳彼荆之華萎秀朝露故土遙遙城南是殯
羈魂其間冀鄰鄉鬼哦雪于庭生小解慕食字不仙化
乃先蠹曩歲西歸掇殘存蹟心灰氣阻不復省視曰歸
發篋當貽一二聰明折壽天不女恕言念及此輒用獻
歛臨風報復寸衷如結遙祝加餐詞不宣備

豫齋集

卷二

三

萬生曰嗟乎古之人去人固甚遠哉夫古之人所爲極難知耳周室東遷王綱雖凌夷名號猶存諸侯尙挾天子名以長中國而周之澤天下猶知之節義之士舍軀命捐骨肉雖江漢之際吳越之間亦往往有之以光周室焉爾已顧其時知其不可爲而且爲之以扶周紀者莫叔之外不少概見焉仲尼起作春秋以明尊王之志耳仲尼沒六國雄尊周之意微當是時周之系不絕如髮然而終莫敢動搖周于是焉賴及秦方張腹削六國駸駸乎欲移周鼎雖以孟子之賢奔走梁齊之間而卒莫之爲力也然六國周之衛也六國一日不滅周終一

豫齋集

卷二

七

日不可得而移能借六國以拒秦卽以存周矣然而知此者鮮矣其稍深長嗟思魯陪臣費子揚之流相與念王室流涕而無柰何耳蘇季子假連衡以誑秦而冀制其命旣不得伸倡合從之說而天下始知抗秦又陰使人掣秦肘而抑其狂噬終季子之世秦不得逞季子死而秦之兵及六國矣至且求爲帝魯仲連以一布衣激昂奮袂義不帝秦夫秦固虎狼之國也猶然中土也而猶不帝之而秦卒不獲得爲帝而天下知以帝奉秦之爲恥固一布衣之力也彼魯仲連何人哉若荆軻尤後世所目爲盜者也少解讀書至欲以一身爲天下報仇事雖不成亦足以褫秦之魄矣儻所謂知其不可爲而

爲之者歟此數人者死六國夷周室淪而仲尼之法一
大變故能借六國以拒秦而存周者仲尼之徒也嗟乎
春秋戰國之間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而其士乃猶知爲
王室謀也固如是夫顧其不生於仲尼之前莫或表其
微而出之使與萇叔者流同列于周之良焉重可痛也
顧伯子曰余仲尼之徒也不敢辭於是發憤盡搜其篋
書擇其可信者以自爲書命之曰周列士傳天下後世
庶知周有人焉彼顧子者其知所志者也時咸豐十
年八月

山陰萬氏女墓誌銘

咸豐十有一年孟秋之月日在甲午第五妹庭璧卒于長安旅舍嗚呼昔者吾姑死于瘡吾叔妹又死焉今妹又死焉何天之戕吾姑若妹若相踵然也吾昆弟五人妹死之前日獨憾余之未歸也余馳而歸而妹瞿然曰兄來乎疇昔之夜余瘡處益劇神耗氣散余殆將死也雖然親老矣必重痛兄歸而侍于親必毋以余死重爲親憂蓋年十有九而歿焉明年浙江陷于寇兄若弟相爲謀曰古人之言曰狐死正邱首仁也姑之喪葬于南未離鄉也三妹之喪葬于黔夫有所待也多難而道梗是不可以莫之藏也卜地於城之南曰某寨之原時平道達將終併取其喪而反耐于姑焉嗚呼葬有日矣懼夫陵谷之靡常也於是乎銘之銘曰疾以世藥無靈生折之天不情我銘其幽泣涕零零

亡弟國子監生虹書墓誌銘

余同父兄弟六人其一庭琦早夭同治元年孟秋庭珩卒十有二月三日而虹書又以卒彼蒼者天剗而去其半落落存者僅三人矣嗚呼痛哉君諱庭璜虹書其字也矐而頽性沉默未嘗臧否人偶出一語規人其人則聳然曰虹書而亦責我其過矣卽痛自改悔家庭之際承二人教不待再事兄字弟怡怡如也余性卞急閱女少有疵輒暴怒訶斥不少恕君不之忤易以進必許可而後已其從蔣君菊曇遊是爲咸豐丁巳文冠其曹輩蔣君重焉某氏女豔而佻有謗君私者蔣君曰是固非先王之禮法不蹈者胡乃然鼂逆而狙之夕踵其歸

豫齋集

卷二

去

久之無跡蔣君喟然曰余固謂萬生非先王之禮法不蹈者果然益器之珩之卒君侍父客永壽未之知也及歸哭之慟未幾病遂死嗚呼以君立身制行內能穆于家而外重于師友固吾父之教澤哉亦其天性篤至然也是宜享遐齡大吾門者胡竟死庭琦以六歲死珩十六歲而君亦止二十有二歲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四方多故反葬無期時有回紇之難又不克營地以卜其仲兄客同州阻于兵叔兄方病獨余慘慘執紼窆君于西安城南之浙江公地而附珩也于壠右惴惴臨穴生死永絕吾忍銘吾弟也哉雖然不可以無辭乃作銘曰弟乎弟乎爾以痛弟之故而至於斯吾從而慟汝爾知乎

不知遼弟于汝側魂其弗離

豫齋集

卷二

七

萬氏宗譜序

萬庭琬曰吾萬氏得姓蓋自畢萬始乾隆間故廬火譜
燼焉余幼時聞長老言舊籍繫鳳翔宋南渡時遷於浙
始遷之宗蓋不可考或謂射龍將軍後將軍者四明萬
氏也明初徙自濠梁濠隸鳳陽所謂鳳翔者殆音訛耶
顧稽其譜牒乃又不一二合強附焉誣吾祖矣罔所據
而決泐之殊卽又烏知吾宗非實傳於此忍乎哉疑之
斯存之焉爾比年吾浙懼兵宗枝零落音問闕如我弟
兄長於客里族多不能詳懼久而彌忘或以素也乃取
吾所及知者斷自慶瑞公始以次著於篇付諸弟
輩並吾子孫守焉

豫齋集

卷二

六

亡妻陳氏墓誌銘

萬伯子之配曰高歸卒于女氏子元齡寄焉繼室以陳孺人孺人者江蘓婁縣西園公諱鈺之四女也公官貴州正大縣丞大人與孺人兄昌運遊習聞孺人婉嫕將以母元齡故孺人歸于我於是孺人生二十有七年矣羸弱不任井曰余弗之善也母陳太孺人曰汝母然是有大家風者姑恩實基此咸豐甲寅之年貴州苗變起外舅高芝巖公走沅州余亦避于秦越五年乃克攜元齡以歸至則跳脫廢讀余督之嚴折夔不少貸孺人常規之曰子教固當責善柰賊恩何彼母死矣其盡少寬之也翁擇妾而母之其忍視君以義

豫齋集

卷二

十九

掩恩也因泣余亦泣乃罷去同治元年關中回難作其冬大疫癘孺人及元齡皆病明年瘥元齡累月不櫛蟻蝨緣髮鬣如綴珠呼僕婦櫛之不盡去孺人力疾起手握髮且櫛且喘息勸之不止既罷櫛而喘勸焉卒以是勞復沈絲以至于死死之日益五月十有七日也孺人曩謂余曰高孺人設脫爲二月十三日妾後之四日而生以道光八年則長于若歲者一妾羨若之先君而死爲得所也得視若足矣向謂戲言耳年三十有六夫豈不可少延者乃竟然哉孺人幼失怙外姑及其庶母苦節撫之兄昌運起而振其家既以女子有行不獲守墓而去黔日又不得與兄別誦言及之輒復流涕

蓋其孝友柔婉天性然也故能體我 二人之懷以慈
于前子而不使我有吉甫之愆也今誰賴哉孺人諱秀
英字曰肖梅狀其癯也生子二籛齡崧齡女一壽姑將
以六月九日權葬于西安府城南之原乃揮涕而爲之
銘曰

人棄厥孩亦莫之懷惟子纘之以身殉慈求我先兮全
而歸祝如歸兮天不違殲少女兮藏坤腹夫臨以號子
嗷哭魂兮魂兮吁其復

先考過庭府君權葬墳誌

嗚呼 先府君客于秦終則卽其鄉而權葬焉蓋遺令也萬氏宦遊自 府君始 府君諱家學字過庭世居紹興山陰 高祖諱宗道 妣張氏沈氏范氏

曾祖諱奕範

妣俞氏辜氏

祖諱國賢以

府君故

贈修職郎

妣吳氏

贈孺

人 府君以吏起家得從九品官貴州鎮遠司遷邛水縣丞歷募役司捧鮮巡檢按察使司照磨婺川綏陽貴定縣知縣秉仁厚之懿率廉慎之操所至惠于民常從軍溫水斷賊耳目師遂有功錄別俘囚多所全活洞察時變得幾之先父憂去官終喪不仕避地而西居于長

豫齋集

卷二

三

安同治二年癸亥六月二十五日戌時卽世湖生于乾隆癸丑二月十三日寅時年七十有一蓋身歷

五朝云娶

先妣潘孺人繼娶

妣陳孺人又娶

母

陳孺人孤子庭琬庭珮庭瑀以回難日亟不虞是懼謹承治命卜地于西安城之南郊奉安體魄相與泣述梗概勒諸元石用昭信于來茲焉

分省補用知州愚姪毛鳳枝頓首拜題諱

先考邛水君行述

嗚呼 先府君棄不孝孤而逝矣以不孝孤之不克力

行爲人少貽令名也坐使 先府君立身本末不彰於

世致疑於無美可稱則誣我 先府君者實厚用於苦

困之次追溯所及知者以俟君子

府君姓萬氏詩家學字過庭號墨備晚號七癸老人蓋

再闕癸丑以紀年也世爲山陰人 高祖又魯公諱

宗道 妣張氏沈氏范氏生 炳南公諱曰奔範

妣俞氏辜氏 祖懷瑾公諱國賢好排難解紛

鄉里稱善人以 府君貴邀 覃恩貤贈修職郎

以 叔父貴 贈奉直大夫 妣吳氏事舅姑以

豫齋集 卷二 三

孝聞 贈孺人 晉贈宜人生丈夫子五

府君其孟也中皆幼殤季叔名家霖陝西候補知州

府君生有異稟自髻鬣即博覽強記屢試不得志於有

司去讀律初入刑部貴州司爲吏有囚楊當抵法其仇

不知也以金啗 府君置之死 府君以爲法縱無枉

心不可欺却之既乃以律例館供事充收掌官再纂修

清漢條例書成議敘從九品丁 大母吳太宜人憂

居喪有禮悲祿養不及戒重肉絕會宴終厥身無改道

光十四年簡發貴州十六年署永甯州募役司巡檢至

則捕送挾吏毒氏之蕭發源等數輩牒州按治地方肅

然無何檄權按察使司照磨以去尋權大塘理苗州判

擲苗有恩歲戊戌冬十月仁懷亂民謝法貞等降神感
衆邑令王鼎元四川綦江營弁往捕之營弁被戕亂聞
以兵往則賊已踞方家溝負隅以抗兵又失律潰於是
貴西道周公廷授募勇趨溫水場藩司慶公祿及提督
先後馳至大徵各路兵 府君隨糧儲道任公赴札佐
彈壓卽檄赴大營王士舉者驅出就斬矣 府君至慶
方伯下令挈回以屬 府君則以說賊被羈間逸者質
之同出人良信得從滅論是時大兵屯溫水場置攻具
賊輒預爲備度有爲賊間者 府君夜出巡以編戶法
稽場民初皆啟戶俟久則倦往往與官相失獨郭啟觀
者無或悞詢之勇也 府君疑之十一月二十七日天

大雨雪跡其室後人蹤往來錯詰得其通賊狀旦約夜
焚糧臺乘亂劫營矣斬以徇賊旣斷內應不知所措大
兵遂於十二月初入日乘夜往攻火其巢禽謝法貞穆
繼賢等餘黨悉伏法會捕送三十五人至 府君言於
貴西道周公曰賊未破用軍法今賊平請用常法凡非
甘心從賊者罪合遣法如是也於是詰得被脅狀此三
十五人得保首領 府君之一言也又逸出犯屬婦女
幼稚 府君竭竟日力爲分別辨白所全活一百八十
三人事定委攝捧鮮巡檢未幾咨補鎮遠司巡檢廨側
有義倉董事者三人率引去惟楊生世光在先是歲歉
鷺鷥渡吳某閉倉居奇楊以平糶中其忌播流言於府

太守遣員視倉則固空矣責一月補還楊生傾厥家又以水災平糶邑生或侵蝕其值楊以董事累獨叢其身而額終不可復 府君莅任倉就圯守者篋廩積不支楊來謁陳其累 府君曰子以倉毀遂脫然無累乎子董事也倉積穀壞咎將誰任楊悟泣涕求教 府君曰出借取息額可復倉可新也楊懲前事不敢承 府君曰第爲之曩子以私擅買禍也若牒請於府又何患焉 府君察鄉里間借貸至冬刈茶取油以償息不啻三倍民甚苦之訟因以繁於是陳其狀於府且曰義倉實以便民春穀昂請以倉穀出借冬穀賤加息收還五取其一復倉儲蘇民困事兩便遂榜於衢令願借者先著

豫齋集

卷二

五

名於籍互相保富厚者更保之出入以時民踴赴募年贏數十餘石十年乃逾舊額矣癸卯夏六月荔波典史撻兵於市一軍皆譁執典史羣毆戕殺外委亂且成長沙賀耦耕中丞大徵兵將躬督以往時 府君再權按察使司照磨謂嘗與溫水之役檄以從 府君亟見曰公毋出也兵變有二營弁腹削積怨致亂者亂難解若逞忿一朝倉卒附和事後則利害之見明自全之念起孰肯舍身家從亂者若以兵臨之則人人自危渠魁煽目脅亂必果矣曷俟都勻府往勘亂果成師出未晚也不過五日當得其狀如期而都勻府馳報首亂者爲衆兵縛獻矣時比之陳湯料敵未之或過也旋以捕獲鄰

盜議叙遷邛水縣丞道光丙午咸豐壬子之間代理發
川綏陽貴定凡三縣婺民健訟綏陽尤甚故事三八日
民抱牒訴往往二三百人 府君坐堂皇訴者以次伏
呼吏收牒且閱且詰譁張者立豁露擲牒還凡對簿人
訊一過輒記憶其姓氏辨其點愿後有竄名誣者 府
君曰是非某耶汝何得誣良民訴者駭伏其曲直未易
驟剖者則據案判紙尾累歲不決之訟往往以數語折
之人謂得 萬公一紙批尾是非曉著何待審爲 府
君廣額豐容目張光灼灼四射儼然人望而畏之巨奸
積蠹無不惕息迨兩造具對則又溫言異辭煦煦然類
與家人相告語者俾民隱曲達惟恐其詞之不盡或譁

且爭不之禁徐出一言折則兩造均服相率叩頭去
府君常揭聯顏於楹曰遇事虛心求一是與人和氣抱
羣言蓋紀實也在婺川時民有爭山場者獄久不決索
契券則傳之前明字憑滅殆不可辨 府君反覆諦視
曰汝券有山前字則後非汝地也案立定初婺之民罷
訟歸則又訴於府牘塵積有輟業者蓋廨前容舍十數
訟者主之逆旅主人利得賃值也則嗾之翻案 府君
廉得其情每聽訟則令從旁聽焉謂訟者曰服矣乎則
又謂其主人曰當矣乎不服不當再爾訊也曰服矣當
矣則所主者同具甘服狀而上控之風息民乃安業綏
有布商李夜失金二百以鄭霜擊柝邏守無警察謂比

於賊也控之官擄掠誣服詞引其舅李爲咎金 府君甫至閱囚曰此非賊也立脫之後果獲真賊雷德一訊伏 府君之攝綏陽貴定也承譁署之後鮮不以民頑爲慮者而 府君一以蕩佚簡易治之民樂其生往往相與泣曰得官如 萬公何忍負之至解任謳歌久而不衰 府君爲治不尙威猛鞭扑之刑亦慎之有弛服就笞而復原之者或以過寬規 府君然而民亦卒無玩法者在貴定之明年元旦晨興大設念 懷瑾公在南心動亟引疾欲歸省三越月而正月初二日之計至哭過慟目漸昏眊神氣遂衰服闋例應注選人籍 府君曰吾爲吏以貴州司始官其以貴州終乎且吾所

豫齋集

卷二

七

以捧檄者徒以有老父在謀祿養耳宦遊數千里未獲躬親視殮悔莫及矣不仕所以謝吾親也遂絕意仕進

府君情篤友于念 叔父宦於西音問久不至憂之

至中夜傍徨不能寐至是乃西行入秦中間客許端甫

大令朱申庵太守幕中者數年凡歷洋縣永壽鳳翔同

州各郡縣無何關輔回紇亂作 府君以暮年頻值時

多難憤激詫僚益不自聊神氣日衰一病不起嗚呼痛

哉嗚呼痛哉 府君生於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十三日

寅時終於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戌時壽七十有一

府君留意天下事類似前知者然爲刑曹吏時閱牘

至粵西天地會匪案撫几歎曰禍其始此矣道光末年

而粵匪橫蹂躪數省而 府君之言始驗時洋貨盛
於市物之美者必曰洋則又喟然曰爲之兆矣未幾而
沿海告警咸豐癸丑在貴州 府君飲水怒汲者不潔
易以進亦惟曰不潔請其故曰有金鐵氣其兵象乎問
之他人固不能味也明年獨山首亂桐梓繼之苗民逆
命更數載而未定或疑 府君以奇術中 府君曰天
下事變之來其機先見惟靜者覺之耳蓋 府君官不
過一丞而精神息息與天下關雖卑官乎常隱引爲己
任慨然先天下而憂顧以奉諱去官自廢不進未竟其
用嗚呼悲已 府君讀書不屑屑於章句手一卷至老
不衰於古今治亂興衰與夫吏治兵政刑章沿革之故

豫齋集

卷二

三

靡不探討考核而尤熟於 本朝掌故口誦手畫原原
本本沛然如決江河於經筵於三禮判獄比附動引古
義咸稱爲讀書有根柢人嘗在京師與材官角射不勝
退而思其故旣又與之角張弓引矢的暈重墮於是著
射法集說又以宦遊蠱鄉病古今治無專書於是著攻
蠱吉利草與同官講讀律令則有讀律管窺爲團民尋
求備禦則有火攻輯要而以骨骼之與檢驗書多齟齬
也則以從戎及歷驗所得者著爲洗冤錄審是集及隨
筆行於世餘皆存於家 府君凡三娶 配潘孺人

繼配兩陳孺人兄弟也一生子二人一生子四人長不

孝庭琬今名方煦次庭珮今名同倫 侯選縣丞次 庭瑤

又次庭琦庭璜庭瑤三人皆先 府君卒女五長 潘

孺人出適同邑貴州候補府經歷朱燾次適同邑貴州

仁懷廳照磨吳敬業次三人皆未字殤 兩陳孺人各

出二人庭琬 娶同邑高氏貴州麻哈州吏目芝巖公諱

其助女繼娶江蘇婁縣陳氏貴州正大營縣丞西園公

諱 鈺女庭珩 娶餘姚徐氏貴州龍里縣典史候補府經

歷縣丞容菴公金涵女庭珩 娶長沙黃公諱 熾女孫三

人元齡 譜名光遠 籤齡 譜名光曾 崧齡 譜名光大 庭琬

出女孫二庭琬庭珩 出 府君以孝友範家以厚直接

物以仁恕應官識有以先物之機才足以任事之重雖

末秩微僚功德有及於民而以一丞終抑之以祿尚仲

豫齋集

卷二

三五

之以年乎昨歲慶七旬自癸丑周甲至今年而歲紀癸
亥癸且閱八駸駸乎祝高期頤矣天復斬之豈真所謂

七十古稀天遂以是為足償 府君之德耶嗚呼痛哉

遺命勿厚殮死則於客之鄉葬焉時平而庶謀喪返夫

以兵火之不虞也殯則非便謹承遺命權塋於西安府

城之南郊奉安體魄寇亂少定謹將以柩還不孝孤悼

心失圖追述先烈萬分之一伏乞大人先生披拾事實

副以鴻筆傳之誄之銘之表之用昭信而垂遠則不孝

孤等世子孫感且不朽

分省補用知州愚姪毛鳳枝頓首拜題諱

墾荒對

回蹂秦西安同州鳳翔三郡者土滿兵無所食客有憂之者曰吾欲闢地取租賦贍軍萬子請其說曰遣吏稽地之荒者招民種之爲貸牛種于富與之則地闢萬子曰嘻子乃益荒之耳奚其闢客喞然曰非民莫種也非牛種莫植也非富莫貸也非租賦莫食也而子云然者何曰是誠然矣然地不闢租賦可得乎以貸倡之富者且不敢至貧民奚所賴牛種不虛言乎曰柰何曰吾且棄地曰闢之且不及今云棄之何也曰棄之所以闢之也秦之民子矣他之民固夥也彼徘徊而不至者夫固懼吾之以地餌而誅其租賦耳今試下一令曰賊遠矣

豫齋集

卷二

三

地不得荒逃亡者以一年期不返者奪其地又試下一令曰關中地浮無人能種者聽不問其人悉與之三年不責其賦有敢爭者罪之小民之趨利也如鶩苟計之而獲贏焉有不至者乎彼至焉無牛若種來將何爲待吏之愛之乎如是者數年地必闢乃謂之曰爾食利厚矣地可坐得乎是不可無償也徐起而責其租若賦彼民也欲舍地已獲厥益且無詞以應也令下必從于此或抽其丁爲兵屯或入其課爲營田惟子欲焉若預張租課之目以駭民虛計無據之入以自富吾未見田之果闢而軍之能贍也客曰吾方急租賦不能待拂衣

起去錄其對以諗世之議墾荒者

附仲桓弟書後

萬伯子爲墾荒之說以遺其仲子客見者曰辯矣哉
惜爲霸者術也仲子曰何謂曰王者誠以臨民而曰
吾棄地三年不責賦俟民之不獲舍地也而責之是
以詐也霸者以詐術仲子曰否是王者之術也孔子
不云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而爲霸者之
術乎聽民以種富之也食國之地供國之賦禮也責
其賦教之禮也乃旣富而復教也孟子以王道說戰
國之君者也其言曰是乃仁術也術何傷乎

附毛子林書後

同治三年陝西營田議起言人人殊大指皆在急租

豫齋集

卷二

三

賦萬子箸墾荒對折之觀其文者詫曰是何濡緩也
余則曰彼萬子豈不汲汲者其意以爲不如是求之
急應之彌緩耳是以若彼其迂折也老子云將欲取
之必先與之夫以荒蕪之地委之罷敝之民朝授以
田而夕責其賦雖愚者亦知其不可也余謂必如萬
子言而營田乃可行租賦乃可得也緩云乎哉甘泉
毛鳳枝子林記

史孝子復讐記

華州民有史大成者厥父建興以讓公租鬪爲史彥祥所殺訟諸官乃罔獲數年彥祥度事寢潛歸視母大成覺謀於舅氏胡秋者狙之彥祥宵逸遇而顛諸村之門彥祥揚其目曰誰也大成曰余爾所殺史某子也彥祥曰嗟乎死耳若老母何因泣大成數之曰爾乃知有母乎爾何殺吾父殺吾父仇也不爾舍然吾不忍父之死亦不忍死人之子以死其母也吾且恤爾母速就爾死迭刃之血狼藉死首於官萬子曰善乎哉大成也復讐之中又有禮焉其子讐也其母何罪不忍其父乃忍人之母乎善推其所爲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大成之謂乎夫殺人之父而幾不有其母一間耳爲人子者其亦可戒矣

女子過門守貞可稱婦議

女子許嫁而壻死趨喪而守焉可婦之乎曰婦之婦之柰何曰婦者對舅姑之稱也壻沒而赴其喪迨事舅姑質明之見無殊也不迨事而奉其祭祖與姑之靈鑿之矣則廟見之義也公羊傳曰女子在其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其國稱夫人若居壻之室事壻之親不愈于在途乎有婦之道焉則婦之已耳曰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昏未成禮曷言乎婦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蓋婦者將以事親也故三月而未廟見缺婦之禮弗之婦矣守貞而盡婦之道君子

豫齋集

卷二

三

以爲猶婦也彼以男女居室謂婦者母乃狃於牀第之私而昧事親之義乎曰古者女子六禮未備則女不嫁壻死而赴歸氏以爲奔矣曰禮備而後嫁常也改服以趨喪變也常則守其經變則行其權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孔子曰壻齊衰而往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名之曰夫矣許之往弔矣雖欲終守焉不亦可乎聖人之制禮也賢者俯而及不肖者仰而企焉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婦之正也未嫁之女守志明貞此非常人之所能故聖人不著之經亦弗之禁也曰女許嫁而壻死不趨喪依父母以終焉亦婦之乎曰否在家從父烏乎婦

聘室不得立主稱元配議

陝西保安縣令劉君筠生聘室周子殉難于滇有

詔旌表娶于呂亦卒劉君哀之欲立主元配周而名呂以繼室萬子聞而非之曰古者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先王制夫婦之禮如是其委曲而繁重也所以厚其別也然必質明贊見婦於舅姑贊醴婦祭脯醢祭醴以成婦禮饋特豚以明婦順舅姑沒矣則三月廟見擇日而祭于禰稱曰來婦如是乃成婦之義也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同牢之偶徒以未廟見故未

豫齋集

卷二

番

成婦矣况委禽之女乎故禮女有喪婿之家弔焉稱不得嗣爲兄弟不曰夫婦喪也今周子没于女氏既未親結其縈死則卽女氏之黨葬焉揆諸未廟見之女更去一間矣生不同室死不同穴配云乎哉女未廟見而死且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矧女子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未嫁之女婿儼然設主而祀之不從父而從夫喪矣周氏之女何爲祀於劉氏之廟乎繼室云者必先有人焉以治內而繼之者也故春秋傳曰惠公元妃如卽配字孟子配字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昭公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劉君室無人焉呂何繼之有不配而謂之曰配無繼而名之曰繼是誣之也名實何取焉或曰周子死貞劉

君哀之而爲之情不得已也然則何以處之曰無已赴
至劉君爲位題曰聘室周子齊衰而奠旣事則除之女
子許嫁纓明其所繫也曰聘室繫之之謂也取女有
吉日而女死婿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齊衰以爲之奠
不待葬而除以別乎取有吉日之女焉或亦庶乎變禮
之禮乎夫禮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若
曰元配且爲之主不成婦乎無別甚矣女而婦之嫌疑
也親不當親也與夫出嫁之女同耶異耶於名爲不順
於禮誠不可也

陝西南山谷口攷序

秦據天下上游之勢控河山百二之雄一旦盜至叩關入絕無留者而往來自如也尚爲秦有人乎夫關中被山帶河險阻四塞猶然天府之國也伊古在昔王者得之以王霸者資之以霸中才處之宜猶足以自保哥舒翰輩不足論何以同治之元賊薄武關旣莫之爲禦以成秦禍越五年而寇我潼關猶莫之懲而坐失連城之險耶韓退之守戒曰在得人豈不信哉人之一身腠理爲急護其要害數處而止耳秦爲天下之脊南山則秦之脊也而山之諸谷則其竅竅也顧其說往往散見於篇未有匯而著之者倉卒有事將回惑而不得其要誠

豫齋集

卷二

五

讀是書而講其利害聚餉選兵以扼之外侮絕焉舉良有司而填撫其民內亂奚生焉毛子作爲是書其猶足雪秦無人之譏乎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苟得其人雖無險隘乎猶將陂塘濼以限戎馬列保砦以固藩籬矧擁河山之勝哉雖然彼泄泄者昧安不忘危之義方且迂是書以覆瓿而莫之省也毛子其柰之何也毛子曰士君子得位則行其道窮則立言以備用有欲鞏屏藩以衛國家者乎固將藏之以俟其人

候選知州毛鳳枝妻賞宜人墓誌銘

賞宜人諱玉笙厥字韻鸞杭州錢塘人翰林院庶吉士
汝州直隸州知州諱鏞之孫太學生諱壽坤之四女其
幼也慧能誦毛詩孝經唐人詩性孝善事父母遭父之
喪十三歲女子哀毀中禮戚鄰嗟歎及孀於毛事舅姑
一如其父母舅病之革泣血禱天爲婦三百有六十日
以同治元年三月晦歿於產難年二十有四歿時有玉
箸垂鼻烟篆結佛之異余與毛君子林交久知其詳一
日來告曰卜地惟南山陰霸水陽吉日光泰里而趙村
之原同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將以柩遷非子莫銘不
獲辭銘曰

豫齋集

卷二

七

爲女也女婦之則婦天靳厥年年不久壽以彤管斯不
朽

朝議大夫陝西補用知府西安清軍同知毛公墓

誌銘

公諱瀚字季海一字翰揚揚州甘泉人也祖曰克勤考曰尙賢均

贈朝議大夫公岐嶷好學嘗從朱文

定公遊通毛詩爾雅道光壬午舉京兆官國子監助教學錄監丞坊表是崇多士仰之先以同知借挑知州入蜀攝長甯刺巴州節砥以廉民剔其蠹弋還逋盜德及於鄰遭喪去官服除而仕於秦歷鄜乾隴華諸州補甯陝同知改西安清軍同知公之再出時方多故關中承平久袍釋風替大府倚公以振弱勢奏上其勤

天子嘉焉以知府用

賞藍翎其爲清軍同知職

豫齋集

卷二

美

製造軍械公志熠賊度靡所爲力則董率操作惟精惟良火燦霆飛遂以爛東南之盜將帥交章奏績

詔

賜孔雀翎褒之然公竟以勞瘁咸豐十有一年五月十

八日卒於官年六十有二其孤葬公於咸甯縣東北鄉

光泰里趙村之原越九載同治八年五月辛巳而公配

何夫人卒夫人甘肅甯夏府知府靈石何道生女蘊德

在閨庭聞詩教旣嬪而借克奉姑訓淑清慎刑以勗夫

子子鳳德河東鹽經歷鳳枝候選知州鳳鳴太學生夫

人出也若鳳彰若鳳清若鳳存若鳳揚皆庶子夫人推

樛木之化均鳴鳩之仁而家庭以熙熙朱文定公嘗嗟

歎之以爲深於詩矣及是卒紀年多公三歲鳳德等卜

以其年八月二十六日合祔新塋以公葬無誌請補其
文方煦辭不獲命輒綴以辭銘曰

盜橫江潯公心瞿瞿以勞殉事卒殞厥軀宣斯葬斯魂
無不如淑靈來遊公其莫諸佳城鬱鬱過者式趨

豫齋集

卷二

堯

同治七年馬佑安軍門率師駐鳳翔金君梅緒實來主
飛書草檄之事余幕客湯生與君同里君時時過從余
見之殊落落也明年春軍卒猝潰散數隊有忌軍門者
以藁抵余欲中傷之余持不可曰吾知從實而已不解
陷人也金君聞之慨然曰諒爲君子當如是矣由是與
余親君爲人慷慨尚節義意氣投合可共生死意所不
屑雖貴人乎亦視之若塵埃也交旣密一旦酒酣出其
詩相眎雖在軍中橫槊長吟未暇鍛鍊而俊才逸氣迥
出風塵如天馬騰蹕健鷹摩霄有不受羈縲之勢余歎
賞之面場其致力以底于成他日爲付梓以傳也無何

聚齋集

卷二

四

師度隴規董志原君別去旣而還軍隴州君留撫師軍
門自率前鋒以進八月軍門陣歿君適病得耗大慟又
以拔軍行卒不願赴甘者潰而歸君力疾出撫之疾遂
劇九月二十三日卒于軍 余亟走使取其藁以歸嗚呼
君之才天假之年必大 于世固不欲僅以吟詠爭

長卽調聲律盱衡世事

謳歌亦不僅此乃天奪之

速而生乎又不自愛惜成輒棄去所存惟此一帙以供
友朋之掇拾此余之所爲痛惜不置也今年君友管敬
伯索稿爲刻于西安旣付以貲書來索序宿草新矣而
遺編就輯回首前塵觸懷於邑夙諾幸副君何往乎振
筆序之不知痛淚之盈睫也悲夫

孔子之道蓋明於宋矣濂溪周夫子開之而橫渠夫子者崛起關中究極六經以求其蘊其擇也精其進也勇余嘗讀其書未嘗不慨然殷慕也同治八年余出守鳳翔故夫子之鄉也拜謁祠下肅然見前哲之遺像蓋益徘徊久之不能去云居頃之張生述銘手夫子全書哀張舜典拾遺武君所纂年譜並錄以進謂余釐定將付槧人而請爲之序噫勤矣哉余惟夫子之道廣大精微司馬程朱諸賢類能言之余涉道淺又烏能贊一辭哉夫天下治亂之數由於風俗人心也風俗人心之壞由於學術之不正趨嚮之或乖也鳳翔民俗散靡士風樸

豫齋集

卷二

望

古懼兵以後亦少濇矣其君子或苟且因循而不克振厲其小人則漸於貪詐而不知所返誠授以是書亦如夫子之左編右簡一俯讀而仰思也爲上者知廓胞與之量以教養斯民爲下者篤尊高年慈孤弱之義睥睨熙熙其庶有豸乎此守土者之職也二三子亦有責焉如生之舉固余所亟與者也故道其意著於簡端亦以述向之傾慕並誌吾愧拾遺年譜俾併附之於後以不沒二子之勤云爾

跋呂涇野先生墨蹟詩冊

呂子子淦以涇野呂先生詩冊墨蹟畱余敬展一過作
而言曰昔先王之教人也爲之詩以達民風爲之書以
通萬事其後學者攻苦詠歌臨摹體勢道德衰而文藝
重矣顧往往篇什傳播筆跡取勝其人本末無足觀後
之人鄙夷不屑也如涇野先生茲冊其詩與書與世之
專工者較未之或勝而流傳數百年猶保護之珍重之
而不廢矣蓋先生抗疏忤上退明其學剛節正氣有令
人愛敬者焉是知人之所以自立而可重者固在此而
不在彼也晚近士大夫生平致力塵孜孜於俗學諧聲
病以爲詩撫姿媚以爲書獵取科名遂侈然自足以爲

豫齋集

卷二

星

畢乃讀書事陋矣呂子其知所務哉

方友石先生鴻濛室集序

京師走八千六百餘里而至滇蓋西南之極徼矣其圍西緬南交北吐番地叢山箐天蓄瘴癘而人雜蠻夷混茫罕漫草昧洪荒之境歷萬千年疑猶有未盡闢者氣鬱久而不伸吾意必有其人焉傑出者惜道遠無由見之也同治九年余客鳳翔幕有傳呼隴州司馬來則寶甯之方友石先生也貌古奇如深山大澤中老樹怪石非人世所恒覩接其言滔滔如江河矣既復遇於西安先生暱就余縱談余度不足以應拉毛生來與抗恒至夜分雞兩三鳴猶不息余兩人者皆倦而先生神益清氣益豪目光炯然與燭炬相激射起視天殆曙乃罷去

豫齋集

卷二

三

余兩人歎先生之得天獨厚也聞嘗眎以所箸博大縱橫無不備雖未能盡合乎道顧自往往具有特識要爲不向古人頤下乞氣者先生其霸於文矣劉生香耕爲余言曩從軍滇時歷古之所謂六詔者其山峒峻崛起雄負於邊其水奔流綿遠以徑達海欲與中國岳瀆者爭高大而不相附麗屈下荒徼別自有天地也周秦漢唐以來與中華常絕而不相屬者蓋其山川之形勢爲之耶噫知此可與讀友石先生之文矣

太白山禱雨文 代原坦齋太守作

惟

同治十一年七月 日

署鳳翔府知府原峯峻
西鳳營叅將 常 瑛

謹遣鳳翔縣丞周梅敬禱于

昭靈

普潤太白尊神曰七月乃旱禾稿於疇下吏奔走既禱

以求杲杲出日祈不我酬屯膏是靳農曷有秋精誠未

孚吏是用羞吏也不職民則何尤 神其殛之毋重

民憂潔誠籲請敬乞靈湫願借勺水灑潤岐周飛霆策

螭興雲油油崇朝而雨霈澤旁流蘇茲旱稼惟 神

之庶謹禱

豫齋集

卷二

四

禱風神文 代郡中丞作

惟

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四月癸亥朔越

日

陝西巡撫邵亨豫謹率僚屬敬禱於

風神之前曰嗚呼旱既太甚土圻畬菑多稼將萎黎民其飢

更也不職咎則奚辭彼民何辜

神勿瑕疵蘊隆蟲

蟲待雨澤滋奔走祈禱靡術不施油然作雲風以散之

大塊噫氣

明神所司願停颺輪息止狂颺雲席膚

合甘澍淋漓歲收有望實惟 保持昭賽以報敢忘

神慈謹禱

豫齋集

卷二

四十五

重修富平縣武廟碑 代富平宋大令兢作

關壯繆侯以純忠事漢歿而廟祀遍天下仰之者與

孔子埒加封爲帝至

國朝而彌隆焉富平舊有廟同治

元年兵起寓軍多所摧敗六年秋雨連旬月棟宇益以剝毀十有一年兢奉檄權斯邑循故事謁廟瞻顧嗟歎惟赤劉鼎裂羣雄窺竊智如順平猶不賊吳 神奉

漢爲歸識符紫陽剛大之氣塞乎天地馨香之報宜周寰海雖在下邑其敢或廢是用籌度思更新之明年統仁勝營譚提軍仁芳以金來助兢益以俸邦之人咸飲財焉廼鳩匠工材罔不庀易朽補缺惟堰惟獲權輿於仲春至七月而訖宮廟輪奐規模聿新牲醴旣備恪恭祀事陟降拜獻洋洋如在邦人來會礱石請書守吏潔虔以篆以刻告成事云

豫齋集

卷二

四六

霸上灑詠序

同治五年捻逆既入關遂西官軍追之余方客華下十二月十八日晨起天則大雪余蹙然慮賊之詭走而誘也曰我軍冒風雪輕進漶霸間叢蕭葦賊若設覆以廢我軍其危哉欲飛書以諗軍或尼之曰主兵者謀之詎不子若也強之止明日得報軍覆如所言則西向大慟曾幾何時忽忽又七年矣歲在甲戌節惟上已余乃偕二三子聯轡出郊被於霸上還霸丞周君雪菴觴於霸亭相對歡甚既乃愴然以悲舉杯謂客曰同治之元余入關六年矣春二月往同州道此乃覩所謂霸橋者朝陽明岸柳陰鬱烟虹影蜿蜒晴波蕩漾美哉猶及見其

豫齋集

卷二

四

景矣比四月旋而粵賊已出大義谷薄省郊人心大搖奔車馳橋上不絕橫屍卧流澌間迨三年過之則地赭民墟矣六年再過之殘骸纏草碧血殷塗停車憑弔惟流水聲嗚咽相和耳今來則又亭館新峙居民稍稍聚成市復得遊宴所盛衰之際蓋可慨矣日暮途窮半生飄泊歷十餘年人事變遷如此而余齒髮日衰猶不獲歸我故鄉徜徉山陰道上每誦蘭亭修禊之文殆不可爲懷也然乃強自爲樂與諸君釋故里之愁思營他鄉之權會兵燹之餘捐數百萬生靈之命而我輩猶然健在得爲斯集也又自幸矣霸水無情悠悠東去異日者衝雪尋詩折楊贈別再至於斯而與會之人或聚或散

境遷時易重以離合之感又不知若何棖觸興喟也遊
子善懷各有所作余亦奮筆其時大風捲空塵埃塞天
地殘柳垂條亦低昂作怒號疑戰士英靈擁金戈鐵馬
騰蹴以俱至也乃罷酒去會者宮農山太守爾鐸毛子
林刺史鳳枝劉孟惺大令開第鄧子嘉騎尉邦靖余挈
幼子光大以從詩既綴成書此冠之以爲序

豫齋集

卷二

吳

霸上禊詠圖記

夫時序推斂天道變於上陵谷貿遷而地以不易焉重
以時世之盛衰人事之生死聚散故一遊再遊其人同
而其時其地或異卽其地其時同而其人又或不齊所
之旣倦情隨事遷勝地不常盛筵難再昔人蓋慨之矣
同治十有三年春三月三日余乃偕宮太守農山毛刺
史子林劉大令孟惺鄧騎尉子嘉並挈余子光大被于
霸上飲周君雪菴所旣各詩之又從而序之嘗謂王內
史蘭亭一禊賴厥序以傳後之人猶想見永和癸丑之
年風和天朗一時少長羣賢遊於茂林脩竹間焉惜無
人圖畫而俟夫趙德麟之補爲之也乃慨然欲圖之會
豫齋集

卷二

四九

幾何時

穆宗升遐今乃光緒紀元矣回憶前時會者孟惺之官醴泉鄧
子有母之喪余則東至渭上農山子林亦鬱鬱不得志
而霸上以夏大水壞堤岸決縣丞廨不一年而天時人
事乃已變遷如此設再五六年或十餘年或數十年又
當何如也

謝蔚青觀察轉蕙軒詩集序

詩之爲道蓋與政事相表裏也古之爲詩者當時之盛
雍容揄揚宣彰朝廷功德以諭民志而盡其忠孝之思
及其衰也則抗吟慷慨觸緒紛生以寄其悲憫之懷或
繪閭閻窮困之狀冀以達上聽而施補救故太史轅軒
所采纂輯成篇後之人讀其詩猶足以攷其時之盛衰
政治之得失與夫天時人事之相須民情風俗之純薄
而資以鏡世而爲治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有以哉南昌謝先
生蔚青以詩鳴其初入關也當道光之末時方隆盛宰
朝邑以治行最移長安擢牧乾州其爲治凡以宣

豫齋集

卷二

三

上德而孚下情吏民安之因以退食暇發爲聲歌洋洋
乎其志和其音諧其象熙皞如也無何粵盜突關入秦
隴回變屠戮橫征調繁誅求困先生既設方畧捍禦輯
撫流亡調劑元氣瘁厥心力目之所睹耳之所聞意之
所營一一皆於詩寓之蓋身際其盛以迄於衰而詩一
變矣然先生亦以政績累轉至觀察使今方持節潼關
夫潼關地分兩戒之幹關扼九州之險所部一府一直
隸州較之昔之治一邑一州者地益廣民益衆屬當兵
燹後待治者益急又粵盜昔所從出入地也坐堂皇扇
風化以養以教爲目今籌安全爲將來慎封守仰太華
俯長河悄然以思慨然而賦措諸事以爲政出之言以

爲詩當必更有條條可復者矣談政治者其將於是考
證焉吾益樂觀其政之成而詩之進矣時方剗剗其舊
作索言於余而因發其大凡以先之

豫齋集

卷二

三

席星甫夢午草堂詩集序

處通都大邑之間車馬喧門浮塵障天甲第連雲歌管聲續忽移之於郊野竹籬茅舍陂塘掩抑狎禽魚而友麋鹿則心神爲易俗慮不興奔走乎權貴馳騫乎勢利醜甘酒肉桎梏衣冠忽見夫山人野客黃冠卉服貌古神冷言詞高雅不覺耳目聳肅自慚形穢者何也蓋清濁之致殊靜躁之趣異故也余初不知星甫光緒二年春三月余客渭南星甫以會鞫疑獄先至見之座上目笑之曰此殆俗吏耳詢知以拔萃科起家則又心計之曰此庸庸科目但解腐爛帖括者耳旣見余扇頭霸上禠詠把不忍釋出評騰語當乃灑然異之叩所作則眎

以夢午草堂詩集讀之步王孟之遺軌而蘊陶韋之神韻者也詫爲四十年來所罕覩以爲貽上老人復見於今矣君嘗屬余序其端噫余何足以狀君詩哉君詰暴西安南城襍被宿於樓一日余登城訪值其出時大雪旣霽朔風不號雲陰解駁山川悄然萬里一白余憑堞徘徊如身置冰壺間覺天地清穆凝靜之氣拂拂入胷次萬念俱寂喟然嘆曰此吾星甫之詩境也夫書此以質之星甫以余爲知言否也

誥贈恭人陳母賀太恭人墓誌銘

賀氏自耦耕蔗農兩先生起遂爲長沙望族太恭人者
前留壩同知賀君諱仲瑛之女

贈朝議大夫陳

君諱福菴之妻也朝議君之考梅莊先生宰南鄭留壩
君守漢中見朝議君異之故以嬪于陳太恭人善事舅
姑有所使未嘗以不能對卽所不習亦必殫思求所以
承堂上歡於是太恭人生二子矣殤朝議君乃以仲兄
子樹勳後迨朝議君卒太恭人欲身殉焉以防之嚴不
克遂則慨然念尊者在堂孤未成立吾不可以死乃上
事俯蓄以慰九原心梅莊先生旣乞休遂貧兄公傳家
政太恭人斥奩資以助或諷以蓄私財裕後計拒弗聽

豫齋集

卷二

墓

聞者歎服其仲妣就養於蜀旬不得報輒傍徨不能安
其睦於家蓋如此撫孤慈如已出而昂之以義方故其
嗣子樹勳承母教績學有聲旣不得歸閩繫籍於陝以
同治庚午科鄉舉中光緒丙子

恩科進士爲刑

部主事四川司行走加員外郎銜遂得

誥贈厥

嗣考奉政大夫

晉贈朝議大夫

誥封母

宜人

晉封恭人年五十有二以卒實光緒三年

十有二月乙酉明年其嗣子樹勳卜於四月丁酉將祔
朝議君以葬於西安城南金霽雷村之原介徐先生以
乞銘於余余先子實受知於耦耕制軍敬賀氏之女賢
也乃爲書其大者其他儉勤慈惠於太恭人爲末節者

概不之及焉而系之以銘曰
賀氏有女陳氏有母惟孝惟節克昌其後篆詞貞珉以
藏不朽

豫齋集

卷二

書

男光燧襄校

